

## 少年心思

## “成长”是一个动词

□吴培利

儿子上初二时,心里仿佛长了团草,毛毛糙糙的,学习成绩倒退,也开始打扮自己:白色的运动鞋一天至少擦洗两遍,喜欢照镜子,每天用洗面奶洗脸,擦控油面霜,上发胶啫喱,买衣服必须亲自挑选,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大大咧咧邋里邋遢迷迷糊糊的小男孩了。有人提醒妈妈:你儿子可能早恋了。

等儿子夜自习放学,妈妈站在儿子必经路口的暗影里盯梢。远远看见儿子在一棵小树前停下。几分钟后,一个个头娇小的女生也站在了小树下,和儿子说着什么。妈妈焦急地拧紧眉头,想自己是装作什么都没看见,还是上前劈头盖脸质问儿子。这时,一个头稍高的男生跑过去,为女孩拢了下头发,搂着女孩的细肩,三个人朝妈妈这边走来。妈妈立即释然,心想儿子在家还时不时撒得赤条条的,怎么可能交女朋友呢?

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也证明儿子没有开始早恋。一封表达怯怯爱意的信,上课时落到儿子手里被老师发现,是写给班里一女生的。儿子在老师的威胁下不得已做了“犹大”,承认给一个发小当“信使”。结果,被老师以不好好学习调出班相威胁,儿子胆小,不得不夹起尾巴当学生,从此把心里的草刈得干干净净。

儿子的高中生活是封闭式寄宿。妈妈有时到学校看儿子,会捎带看到火辣辣的场面:男孩背着女孩上楼梯,女孩与男孩在运动场的角落拥吻。妈妈告诫儿子:“不准早恋!”儿子的回答很让人放心:“我连功课都忙不过来呢!”

然而,有一次妈妈收拾儿子的衣服,发现衣袋里有封没有署名的信——一封拒绝信。写得委婉真诚,不似儿子的字迹,语气也不像,很像哪个女生的。妈妈做贼一样看完,又悄悄放回儿子的口袋,心里嘀咕着,是写给儿子的吗?或者儿子又当了“信使”?

过了些日子,妈妈装作不在意地问:“班里有同学恋爱吗?”儿子说:“有啊!”妈妈于是问:“你有没有啊?”儿子滔滔不绝起来:“怎么可能?高中生谈恋爱太狭隘了,前途如同飘萍,大家就是一场萍聚……”儿子的大道理比妈妈多。

高考的前一个月,儿子的老师找妈妈谈话,说儿子学习很努力,再鼓把劲争取考所好学校。末了,捎带着说了句:“班里有前三个名的女生,他俩关系不错。”妈妈不以为然:“他喜欢跟学习好的同学交往。”的确,儿子从小就喜欢结交学习好的同学。

儿子没有手机,和妈妈通话总是同一个号码,妈妈就保存了。那天,妈妈想与儿子见面,打那个电话,是一个女生接的。后来,那女生成了妈妈和儿子的“联络员”。

儿子曾告诉妈妈,他在学校认了个姐。他与姐高一同班,高三又分到了一个班。妈妈很没脾气,有些怒其不争:“人家都认妹妹,你怎么认了个姐?”儿子说:“妈妈,学习太紧张了!女同学喜欢倾听,可以帮我解解焦虑!”儿子的成绩高三比高二好,高二比高一强。妈妈也信了。

儿子高考后的暑假,他的一个QQ网友把照片贴在了他的空间。妈妈警告说:“小心啊,网上骗子可多!”儿子晒笑:“妈妈,她该提防的是我,比我小好几岁呢!”妈妈陡然觉得儿子长大了。

一个亲戚的男孩去世了。男孩婚姻不顺遂,酗酒而殇。妈妈担忧地告诉儿子:“一个人的一生可能会爱很多次,然而生命只有一次,千万不要做对身体有害的事!”

儿子说:“妈妈,结婚这件事,不过是两个人都想把心思安定下来,给自己找个归宿,哪有什么纯粹的爱情!”一时间,妈妈好像不认识儿子,觉得儿子的心态好老。就算一把年纪的妈妈,仍然觉得婚姻是两个人全心全意的付出。

儿子上大学后,妈妈整理他的高中课本和资料,一个硬壳笔记本从中滑落。打开,是儿子的日记,写了差不多一个学期,为一个女生而写。这是儿子内心深处的一部分,是妈妈没有看到的儿子的另一面。儿子还是相信爱情的,他的爱情观并不像自己说的那么老朽。

女生是谁?是常常借给儿子电话的女生吗?是那个“姐”?或者她们是同一个人,又或许谁也不是?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因为,该发生的总会发生,发生了的都属于过去。

因为,“成长”是一个动词。



史海钩沉

前一阵子,多家南京当地媒体报道,位于秦桧老家南京市江宁区的博物馆已对外开放,馆里还特地为秦桧夫妻塑了像,一改这对男女的跪姿,让他们“坐了起来”。一时舆论哗然,让秦桧站起来,很多人接受不了。毕竟,在一定程度上,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,承载了民族的基本道德价值认知。

笔者无意参与这场论战,也绝不愿为奸佞翻案,本人也有浓浓的民族情结,痛恨卖国贼,崇敬民族英雄。这里只是想通过这个个案,探寻一种设身处地“复盘”历史真实的辩证方法,在言论宽松、文化昌明的新世纪呼唤一种更加科学的史评方法。

很多当代人对待历史、历史人物固执于好与坏、错与对的二元论判断,并以此先验性地缺乏对真相的探究。实际上历史绝不是简单的非对即错、非是即非,尤其是对待一段争议性的历史人物,每个人都应该持有一种存疑精神,力争得出一种符合实际、不偏不倚的研判。

其实,在茶余饭后百姓的谈资中,历史上很有一些正正反反的“铁案”遭遇了道德审判:从韩信到岳飞,再到袁崇焕……历朝历代,上下五千年,令人扼腕之间,细细数来不乏一些“屈死鬼”或背负黑锅、遗臭万年的替罪羊。



人与自然

## 河边,一片燃烧的向日葵

□杨晓艳

去黄河边看向日葵,我前后去了两次。

第一次是2008年8月28日。那一天,我陪同内蒙古电视台制作部主任毛乐去拍摄

开花以后的向日葵。

我们沿着黄河防洪堤一路向东行走,堤下是大片的河滩地,河滩地里就是一望无际的向日葵。金秋八月,向日葵开得正旺,那一朵朵金黄金黄的花盘挤挤挨挨地簇拥在一起,一律向东,连成一片花的海洋,像一大片燃烧的火海。我虽生在农村,但像这样无边无际的向日葵地、这样壮观的景象这还是头一次。

我们的车停在黄河由南向东激流而下的拐点上,站在人工搬上去的石块上极目远眺,那渺渺茫茫的水流,像一条白色绸带一样从望不到边的天际上缓缓而下,犹如一只被勒住了缰绳的烈马,在温静的河床里默默流淌,水域不宽,对岸的树木影影绰绰。脚下浊水拍岸,温婉浩瀚的水域上,沙鸟翔集、鱼儿跳跃。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葵花地,那黄得耀眼、绚烂缤纷的色彩在蓝天、白云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活泼、夺目,一朵一朵开得恣意舒张,像一片燃烧的火焰,又像某种疯狂的情绪在狂奔。我被身前后这浩瀚而庞大的景象所震慑:湿润的秋风吹过河面,吹过花海,依然是一片宁静,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,我突然感觉到,原来生命是如此的渺小,内心是如此的平静。

黄河深沉苍凉,是流经千年的生命之河,在河套地区遇着阴山,瞬息转向,在这平缓的拐点上孕育了我们美丽的塞上江南,逐年缩减的水面控出大片大片的土地来,农民就在河滩地种上向日葵,这些释放着激情和温暖的花朵,给这古老而寂寞的母亲河带来生机、带来活力。

这曾经浩浩荡荡、汹涌浩瀚的地方,在流经了几千年后,却生长出一望无际的向日葵,它每一瓣花里

流淌的是黄河的血液,每一个根须吮吸的是黄河的乳汁。这二者不经约定而相依相偎成一体,彼此的给予和默守是前生的约定还是今生的不期而遇?

内蒙古电视台的记者也被眼下这壮观的景色而感染,而激动。他们选择不同的角度把黄河与向日葵这两个彼此相依、生命相炫的自然景物永恒地定格下来。

第二次去黄河边是去年的8月15日,这次去也是为拍摄向日葵,是陪中国报道的记者王静甫老师前去。路还是那条路,季节还是初秋。

我们顺着河堤寻找上次看河的地方,印象却那样的模糊。车子在防洪堤上来回行走,总是找不到上次看河的那个角度。几番寻找后,只看到那块曾经登临的石头还是那样寂寞地横陈在河岸,脚下却没有了滔滔拍岸的浊水,那曾经是鸟翔鱼跃的地方,如今也种上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。没有路,我们的车到不了流水的地方,就站在上次站过的那块石头上向远处看。这一次,身前后全是向日葵,开得灿烂夺目,一盘盘花朵犹如孩子的一张张笑脸,蓬蓬勃勃、生机勃勃。置身在花的海洋中,全然忘记了眼前是给了我们生命的母亲河。

看着茫无际涯、灿如火海的向日葵,我突然非常失落,非常非常失落。“河退人进”的最终结果是什么?黄河断流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。据资料记载:黄河拥有58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,其中210亿立方米要流入大海,剩下370亿立方米供沿河11个省市共用。如果上游省市用水过度,下游省市就将面临黄河断流,甚至水荒。

我们与水不能相接,王老师就站在高处,把相机的镜头拉长,拍摄了黄河水从南而来,拐到东边的“脊梁”镜头,拍摄了身前后这些美丽的花朵。

金秋八月,黄河边的向日葵开得正旺。我不知道,当我下次再来的时候,这里的向日葵是不是开满河床?当那一天,我们的向日葵开在河心的时候,向日葵筋脉里流淌的也许就是人类的血液了。

救救我们的母亲河吧!

## 白铁无辜铸奸佞

□杨志民

隐隐约约,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似乎绕不开一条铁律——骂宰相不骂皇帝。这是中国人的潜规则,也是封建制度的铁定安排。

我们就拿岳飞的冤狱来说。千百年来,人们提起往事对岳飞抱有多大的惋惜、同情和哀悼,甚至将他扶上神坛,建庙立祠、血食千秋。而对秦桧,老百姓恨得让其下油锅,塑跪像,任人唾弃。汤阴岳王庙“蓬头垢面跪阶前想想当年宰相;端冕垂旒临座上看看今日将军”的对联爱憎分明、酣畅淋漓,不由使人以史为鉴,正己衣冠。

但细考当时情势,岳飞统帅绝大部分的抗金武装力量,对南宋政权来说已是功高震主,“尾大不掉”,有“枪杆子威慑行政权威”的嫌疑——威胁到了赵宋江山;再者说了,岳飞的政治主张是直捣黄龙府,迎回徽、钦二帝,从头“朝金阙”。是在帮老赵家做事,但二帝真的回来,现任皇帝赵构不又得降格为康王,赵构的心里会多喜欢岳飞?岳飞是一级大员,有资格定岳飞死罪的只有最高当局,那就是皇帝老儿赵构,秦桧身为宰相,能不揣摩皇帝意图,执行皇帝执意吗?不如此这般他就不能升官发财保权位,再加上岳飞一直以来和他共事不怎么默契。这样岳飞就按照历史上通常描述的情形被杀害了。人心不服,民怨沸腾,宋金交

锋的国际形势也逼迫南宋王朝后来承认这一点,是杀错了!人死不能复活,接下来的孝宗皇帝就为岳飞平了反;但他即使心知肚明,却不大可能把错误归咎到先皇头上,只有打倒秦桧了。于是,秦桧就被无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!岳飞做了屈死鬼,秦桧当了替罪羊,逍遥法外的是宋高宗赵构……

为君者讳,谁让人家是皇帝,后来的当权者还姓赵呢?

我们今天怎么审判这个案子呢?我认为公正地说,杀害岳飞的罪犯应该是赵构和秦桧,他们属于共同犯罪,最起码赵构是起了辅助作用的从犯,属于递刀子的那一种,或者更应该说是唆使。

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,共同犯罪中,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。“起次要作用的”是指处于从属于主犯的地位,对主犯的犯罪意图表示赞成、服从,听从主犯的领导、指挥,但不参与有关犯罪的决策与谋划。“起辅助作用的”指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行为的实施,为完成共同犯罪之起了提供物质或者精神帮助的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历史对秦桧的量刑可能是稍微过重了一些吧。

读史使人明智,老子说“知者不言”,我觉得不一定要争论,静静地琢磨琢磨,大概就明心见性、意味深远的吧。



聊斋闲品

## 等不及

□孙道荣

看电影,一部新上映的大片。很多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的。故事临近结尾。有人已经站了起来,开始退场。但影片并没有结束,主题音乐还在响着,很好听的旋律;演职人员的字幕才刚刚打出,中间还穿插着一些拍摄花絮什么的。更多的人站了起来,退场,一边往门外走,一边扭头张望。没有几个人有耐心等待到“the end”,虽然那可能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。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离场,似乎有什么急迫的事情等待着他们似的。可是,奇怪的是,大多数人走出影院的大门之后,却并没有急急地走开,而是站在门口,闲聊着电影的内容。他们宁愿这么站着回味,也等不及把电影的最后一幕看完。

看演出也是如此。无论多么精彩的演出,总是未及演员谢幕,就有人急匆匆地站起来,开始离场。等到大幕重新拉开,全体演员出来向观众谢幕的时候,剧场内早已乱糟糟一片,过道上挤满了争先恐后退场的人们,没有几个人在意舞台上频频致意的演员,他们等不及了。我不知道舞台上演员们的感受,那一定是特别的令人垂头丧气吧。

每次坐飞机,我都会有一种压迫感,这感觉来自飞机降落的那一刻。飞机还在跑道上滑翔,广播里反复地提醒着乘客们飞机还没有停稳,请不要站起来,请不要走动,请不要打开行李架,请不要打开手机。但一点用也没有,一个乘客站了起来,又一个乘客站了起来;一个乘客打开了行李架,又一个乘客拿出了自己的行李;一个乘客站在了过道上,又一个乘客挤了进来;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打开了手机……在飞机停稳,机舱门打开之前的几分钟,总是飞机上最混乱的时刻,大家拥挤着走下飞机,仿佛时间无比紧迫,一分一秒都等不及了。然后,所有的乘客又都拥挤在行李出口,等待着传输带将他们的行李运过来。他们明知会在这儿等待行李,也不愿意遵守秩序,在飞机上多待一秒种。

火车更糟糕。火车还没有进站,车厢里的乘客都已经全部站了起来,拿好了自己的行李挤到门口或过道上,迫不及待地等待下车。火车停车的惯性很大,在“咣当咣当”的刹车声中,人们东倒西歪,前后摇摆晃荡,很不安全,但这丝毫也不能阻止人们第一个跳下车的决心。事实上,第一个匆忙跳下车的,与最后一个从容走下车的,其间绝不会超过两三分钟,但是,大家都等不及了。

每年我都会参加几场朋友、同事的婚宴,每参加一次,我就会为新人尴尬一次,遗憾一次。豪华的酒店,丰盛的酒宴,温馨的氛围,浪漫的时刻,满座的亲朋,一切都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值得永久纪念的婚礼,可惜,我至今所参加的婚宴,竟没有见到一场是善始善终的。经常菜还没有上齐,新人还在挨桌敬酒点烟,就已经有人站起身,揣上喜糖,告辞了。等到新人端着酒杯来敬酒时,酒桌上的座位已经空出了好几个。最尴尬的一次是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,我坐的那一桌都是新娘的同事,新郎新娘来敬酒时,堆满了菜肴的酒桌边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两个同事,新娘的笑容无比尴尬,无比落寞。

不知道为什么,现在的人们,越来越急迫,越来越浮躁,越来越焦虑,总是迫不及待,总是神色匆忙,似乎一分一秒也等不及了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如此急切地催促着人们,但可以肯定的是,绝不是时间。

从容一点吧,等等我们的心。